

心灵舒坊

柔如江南水声,坚似千年寒玉,这就是我的妈妈。每天清晨我在睡梦中哭醒,侧身抚摸着她的睡枕,我分明听到了她轻微的鼾声,久久不息……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疏影

“妈妈,开门啊,我回来啦。”许久,妈妈都没有回应。门外的我,潸然泪下……

20世纪50年代,重庆化龙桥很偏僻的那个地段只有两户人家。

“我生了你二姐还在坐月子,你爸爸就住院了。邻居男主人突然去世了,那对母女害怕就搬回了娘家。”妈妈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也很害怕,每天天还没黑我就让你大姐踩在小板凳上去插门闩。你爸爸病得很重,那几个月每个周末我都会去歌乐山探望你爸爸,每一次离开医院,都是边抹眼泪边回家。”每次听妈妈讲这一段往事,我的心都被揪得生疼。但是妈妈总是说:“日子再苦再害怕,我们也要坚强。”

三年自然灾害,我父亲服从组织安排,带领开荒大军奔赴南桐矿区深山开荒。那一年多,妈妈一个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碌,要赶在上班前把大姐、二姐送到托儿所,再把三姐抱到厂里的“妈妈室”。下了班又急急忙慌分头去接孩子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煮饭做菜洗衣服带孩子,什么粗活累活力气活都自己扛,又当爹来又当娘,她的心理还牵挂着父亲:“他还平安吗,种的粮食会有收成吗?”

妈妈的手很巧。女儿们从小到大春夏秋冬的棉袄、外套、小衣都是妈妈买了白色的“老头布”染成蓝色、绿色,用大大的剪刀裁剪,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一针一线缝制成一件件宽大的衣服。妈妈总说,小孩子长得快,缝大一点,今年穿了明年还可以穿,姐姐穿了妹妹还可以接着穿。记得那些没有星光的夜晚,灯光总会把妈妈的背影拉

诗情话意

龙出没的地方 (外二首)

木汀

齐刷刷地向上挺立
死死地盯着苍穹
似乎要把蓝色凝望得发白

一路前呼后拥
不由自主地头挨着头
脸贴着脸
唯独厮守着荷花的粉红剔透
开放着水上
一天天的恬静
似乎将生生不息

湖中央的无心留白
是要追随龙的时时出没
让出水道

水中盆景

盆景投入湖中
遇水就长

于是,凝缩的景观声声呼唤
天赐的灵性
直到放大到极致
和这片湖
以及这里的山川浑然天成

湖啊
就是天想象的颜色
每到风轻云淡的时候
与天色一体

天上的云朵
投入湖底
波光粼粼地写下了
许许多多的缠绵

水中洲

所有的一切
包括所有的草木、虫儿、动物……
都会以不同的速度老去

难道水中洲是个例外
——不偏不倚的
正好坐落在水中央
有意无意地错过了
东南西北

24小时和着河水的音符
使得,绿
长得纠缠四季的叶子
——这是音乐的触角啊
从此
永生

得很长、很长……

小时候,妈妈为我们立了不少规矩:饭菜要摆成圆弧形,家人要全部围坐在桌子上才能动筷子,吃饭不能说话,喝汤不许吸溜,不能扒拉菜,更不能吧嗒嘴。妈妈读书不多,但是和所有中国母亲一样,一直以老家规和孝道在教育孩子们。我们姐妹是有点怕妈妈的,现在才明白,那个时候怕,是怕妈妈的种种要求和坚持背后的道理,那些不可或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儒雅习性。

“女孩子要像一棵笔直的树,站就是站,坐就是坐,不要怕风吹雨打太阳晒,不能歪歪倒倒跟歪脖子树一样。”这是妈妈最爱挂在嘴边的话。其实,童年的我甚至不懂“风吹雨打太阳晒”的真正含义,但是我懂妈妈。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妈妈一次次很执拗地和命运抗争,一次次挣扎着扬起高贵的头颅。妈妈的言传身教,早已烙在女儿们的潜意识里了。在成长进程中,妈妈为女儿们开启了一道又一道“门”,每一道“门”都传承着家和孝悌、教养、礼仪等传统美德,但是最光彩夺目的那道“门”却是坚韧。妈妈让我真正懂得了中国母亲的坚韧!

那一年,医生叮嘱我出院后必须在家休养。我知道不能再回学校了,经常偷偷哭泣。每到周末,妈妈和爸爸都会带我到小龙坎请苏爷爷为我把脉开药方。我厌倦了没完没了地去看病,我抗拒无休无止地喝药,我自卑不能去学校上课。但是,妈妈总是苦口婆心地为我抹掉眼泪,一趟趟不辞辛苦地跑到学校拿课本拿卷子。无微不至的母爱,让我重新燃起了倔强生长的希望和力量。从此,我在家拼命自学语文和数学课本,后

窗天天都会传来那个小女孩琅琅的读书声,曾经对未来迷茫的那个小女孩,眼神里慢慢有了如妈妈一样的坚定。

在那条通往上学的路,在那些曾经的岁月里,妈妈都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每当我直面挑战和逆境,我都会问自己:“妈妈会退婚吗?”当我一次次捧回单位表彰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先进女职工工作者、先进工会工作者等荣誉;当我相继捧回政工师、经济师、会计师职称证书,妈妈,都哽咽着问我:“还记得你刚参加工作,第一次写单位工会年度总结时的情形吗?你屋里的灯亮了整整一个晚上,妈妈是又心痛又骄傲啊!”

那一年,我生命中突然出现了断崖绝壁。我丈夫因急症不幸病逝。我的生活突然一片黑暗,痛苦、悲伤、绝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把自己关在卧室,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不去上班不出门一步。是妈妈整天守着我寸步不离,紧紧拽着我不言放弃。我终于慢慢站了起来。

那时,我再一次读懂了妈妈,读懂了泰戈尔所说的“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我想要表达我所理解的亲情、爱情和人类灵魂深处的幸福和痛苦,于是我重新拾起了笔,以这一段苦难岁月为蓝本创作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冰忆》,那是一段特别苦难的日子,我揭开血淋淋的伤口,拿起“笔”一个字一个字地边写边哭、边哭边写。但《冰忆》让我再一次俯视了自己的心,我开始用沉静的目光审视自己和周围人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我开始用文字疗愈和自我救赎,甚至与写作本身毫无关系。

当我捧回还透着书香的我的文集《空山竹语》敬献给妈妈和爸爸,当我每一次守在她和爸爸膝下一个字一个字念我的一篇文章时,妈妈的眼里总是闪着泪花。

她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好想,一直陪伴她啊。

然而,2023年5月的一天,妈妈在我怀里安详辞世了,天上多了一颗璀璨的星星。

和千千万万平凡又伟大的中国母亲一样,妈妈把所有的苦难都独自承担了下来。她一辈子呕心沥血,为孩子们开启了一道又一道“门”,那些坚定的人生信念,那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根植在她子子孙孙的血液里、骨头里和灵魂里!

柔如江南水声,坚似千年寒玉,这就是我的妈妈。每天清晨我在睡梦中哭醒,侧身抚摸着她的睡枕,我分明听到了她轻微的鼾声,久久不息……余光中在《今生今世》中写道:“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曾记得,是听你所说的;第二次你不曾晓得,我说也没有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妈妈,您都晓得,我都记得。一次次回家,一遍遍敲门,我多想,有人能回应我那句“妈妈,开门啊,我回来啦……”

(疏影,本名聂英,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渝中区宣传文化专项资金资助出版的小说散文集《空山竹语》被国家图书馆、重庆文化名人文献馆、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收藏。)



我依然坚信,她在另一度空间,
也在牵挂着我们、守护着我们……

杨芝

昨夜,外婆又一次入梦。梦里的外婆,初见我时已经认不出我,但很快便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看着她脸,有种说不出的心痛。以至于梦醒时,眼角依稀挂着泪痕,心里像被剜过一块疼。

我的外婆徐冬莲,一生何其辛劳,她生育了7个子女,除了将7个子女拉扯长大,她还要料理一大片山林的收成,饲养家里的一群鸡鸭、一窝猪仔、两头成猪以及一条狗。子女长大成家了,她又担负起照料产妇、婴孩的重任。据我母亲说,我出生后由于细菌感染,导致全身蜕皮,医疗资源匮乏的当时,外婆抱着小小的我四处求医。一个人爬到高山上寻找草药,回家拿火煎了,待放凉后为我细细擦拭身体,这样一直擦了一个多月,我的皮肤终于白嫩如初。

作为长辈,外婆的人生字典里,从来没有“偏心”二字。她对每一个子女,每一个孙辈,都倾注同样的耐心。外婆面对的是如此庞大的家庭,人最多的时候,吃饭时需要三四张桌子,分两次才能吃完。如今,我光一想到吃饭前那一道道菜,一擦擦碗,就觉得头皮发麻。外婆立在灶前,做着一顿又一顿饭,洗了又一个又一个碗,为家人准备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一站就是一天,每顿饭自己也只扒拉几口了事。因为,往往这顿饭用过的碗还没洗完,她又要开始为下一顿饭做准备了。

但繁重的农活和无休止的家务,并没有压垮她。记忆中的外婆,高大健硕,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常常见她一趟一趟地挑水,直到将水缸灌满,又一次一次地去山上砍柴,捆成小山似的堆在厨房,以及将一担又一担的粮食,挑上阁楼。通往阁楼的木楼梯又长又陡,踩上去嘎吱作响。做豆腐、榨山茶油、晒笋干、番薯干……每个时节该做什么,外婆比谁都清楚,常常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准备。初高中的暑假时,我曾和外婆住过一段时间,每天见她脚不沾地,忙忙碌碌,她在家最早起床,又最晚入睡,愣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永动机”。“所有人都能倒,唯独是她不会倒的!”我曾坚持这样认为。

然而,一直用全部力气守护我们一家人的外婆还是倒下了。

那时我在读高中,每隔两三周回外婆家一次。外婆脚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找不到原因。平时雷厉风行的外婆,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跛着走路。据她回忆,自己在后院沟渠赶鸭子时,不小心被一颗小石头绊到了脚,一阵钻心的疼从脚底传来。“莫非罪魁祸首是这颗石子?”外婆曾这样怀疑。

辗转去了几家医院,可医生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大家都在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然而当我再次见到外婆时,她只能扶着门框挪动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一棵参天大树不是悄然倒塌的,而是从枝枝叶叶的朽坏开始的。外婆就是那棵大树,命运不由分说,向她挥舞起一把无情的刀。

我经历了紧张的高考,漫长的毕业季开始跟着同学朋友四处游玩,又兴奋地迎来了大学入学,整日被新鲜感和快乐所淹没,早已将外婆的病情抛到脑后。等到我再次回家时,外婆已经进入半瘫痪的状态。

那半年来,我不知道外婆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但看着外婆的身体渐渐消瘦,僵硬,沉重,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疼。外婆不能起身,不能翻身,瘦得皮包骨头,关节的疼痛折磨着她,每件小事都要劳烦别人的愧疚感折磨着她。不能独立生活的外婆,不得不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家,由几名子女接走轮流照料。外婆心里苦,但在人前从不诉苦。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每一份痛苦都将无限放大,我曾亲眼看到外婆一个人默默流泪。她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又怎能忍受自己落得如此境地?她的意识是如此清晰,大脑运转如初,但面对一具被“封印”的身体,漫无边际的疼痛,她没有任何选择,只有默默忍受。这一忍,就是6年。

外婆瘫痪在床的日子里,我也爱坐在外婆床前,对外婆讲丰富美好的大学生活,向她分享懵懂的爱情故事,外婆饶有兴趣地听着,还能给我一些不一样的建议。

得知外婆去世那天,天气又闷又热。我从宁波辗转几趟车一路赶到外婆家中,见到了躺在床上的外婆。她大半辈子都在操劳中度过,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然而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却只能在床上度日如年。但看到那一刻安详的外婆,我泪流满面后的另一个反应是,6年多她都没有这样舒服地松弛地平躺着了吧?离开,对于她来说,或许是最好的解脱。

《寻梦环游记》中说,人记得才是真正的死亡。外婆去世已有十多年时间,但我时常梦到她,梦里的她,依旧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依然坚信,她在另一度空间,也在牵挂着我们、守护着我们。折菊寄相思,迎风忆故人。愿流淌的河水中那一盏河灯,寄去我的思念,也寄去我的祈祷:“我敬爱的外婆,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熊维西摄

多年过去,每每想起这件事,我依然愧悔不已。我想向外公道歉,但,斯人已去,一句“对不起”又怎么够呢?

迟到的“告白”

就再往前走一走,走到海宁路口,再折返回家。那一路上,外公指着一块小店招牌教我识字。因为外公的启蒙,我报名上小学时,老师们对我能有那么大的识字量,大感惊讶。

四平路溧阳路口的那个家,真是蜗居,到了夏天,连电风扇都没有的室内总是热得睡不着觉。外婆常常在家门口放两张竹躺椅,早早帮我洗了澡将我放到躺椅上,指着另一张躺椅命令外公看着我别让我下地东跑西颠。外公哪能看得住我?但他有杀手锏,给我讲故事。说是讲故事,其实是念书给我听,我听过他用故事的苏北口音普通话念的《隋唐演义》,也听过他念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隋唐演义》我还能听懂个七七八八,对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来说,《李白与杜甫》就是天书了!等我长大后想要知道为什么的年纪时,外公已经走了,我只能猜测,一个可能是,他手边没有他觉得更适合念给我听的书了;另一个可能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他认定,不求甚解是让一个孩子爱上读书的好办法。

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到8岁时,我得回到父母那里上学了。道理我全懂,可是,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哪里是一个小女孩马上能接受和适应的?所以,一到周末和寒暑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外公外婆家,每一次离开时都要撕心裂肺地哭一场。幸亏外公帮助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肿着眼睛躲进被窝里读书,能让我迅速开心起来。

小学读到三年级后,我便开始一厚本一厚本地读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征途》《壁森森严》《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等等,都被我一——“征服”了。等从隔壁租那里借到《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连夜读完后,爸爸从工厂图书馆借来的书已经不能满足我。

一个周末,外公照例踩着黄鱼车到学校来接我,我们在天擦黑时敲开外婆家的门,那时,外婆已经做好了饭。吃罢晚饭,就着昏黄的灯光,外公外婆会坐在八仙桌旁听我讲学校里的事——这时候,

家里的主讲人已由外公变成了我。第二天早上,外公去上班后,我便站到他的书架旁翻书,一眼就相中了秦瘦鸥的《秋海棠》。抽出来看了看内容简介,觉得是外公不允许我读的那种,便悄悄藏进了书包。还好,我又是连夜读完了这本书,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有起床,外公就敲响了我家的门,要回了他的《秋海棠》。外公也有“宽容”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专门跑到我们学校,骗老师带我去看牙,其实是带我一起去看电影《红楼梦》。

1981年春天,外公刚退休就被查出患了癌症。上了手术台,医生发现肿瘤已殃及外公腹腔里的所有器官,就匆匆缝上,夏天还没有到来,外公就走了,他都没等到我被大学录取的喜悦。每每想起外公被病魔折磨得嘴巴都包不住自己牙齿的样子,我就想哭。

外公的坟墓就在苏州城外。这些年里,家人总说陪你去给外公上上坟吧,告诉他这些年你发表了文章出了书,他一定会很开心的。我摇头拒绝。除非跟在舅舅阿姨身后去扫墓,因为有一件往事让我无法独自面对他。

那是20世纪70年代,自来水还没有通进家里,一家人的用水,都要有人提着两只水桶过一条四平路去四平支路的给水站拎回来。这个活儿,一直都由外公承担,或许,那时候,我的外婆、舅舅和阿姨们都认为,我们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尤其是小舅舅当兵一事搁浅的原因,都是因为外公的成分导致的,因此外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吃过晚饭外公照例去拎水,我们几个则围聚在外婆身边聊天儿,谁都没有意识到外公已经去了了很久,直到他气急败坏地回来将两只被撞瘪的空桶扔进屋里……

多年过去,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愧悔不已。我想向外公道歉,但,斯人已去,一句对不起又怎么够呢?此时“告白”,无他,只想让他知道我对他的思念绵长,亦希望这迟到的忏悔,他能听得见。